

建評

何謂「民生」？《辭海》的釋義是「人民大眾的生活」。大眾的生活，一般人自然聯想到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家庭關係、工作、娛樂、生活環境等各個範疇、各種事項，而涉及範圍之廣泛，同樣關乎到各項政策事務。

因此，當反對派議員提出不合作運動，表示會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除了涉及民生撥款的開支外，將拒絕通過政府各項撥款申請，驟耳聽，實在不明所以，因為財委會每項議程都關乎社會民生項目，那麼，尚有哪些撥款申請可以反對派撥款呢？其實，說穿了，仍是反對派舊有那套「為反對而反對」的橫蠻手段，亦即表示，財委會上的所有撥款申請都會遭到他們的刁難。

排在財委會今個會期首次會議的撥款申請，無論是廚餘回收中心或三堆一爐（即擴建三個堆填區及興建焚化爐），都是解決堆填區的爆滿問題，並從長遠而言，加強本港處理垃圾的能力，避免香港出現「垃圾圍城」的民生基建項目。前者旨在源頭減廢，減少每天運往堆填區的垃圾量，後者則是分擔堆填區處理垃圾的壓力。兩個項目同樣重要，同樣亟待審批、急切需要撥款的民生項目，不可偏廢。

結束「為反對而反對」

反對派議員卻盡顯「振橫扭曲」的能力，先是濫用《議事規則》要求中止待續議案，其次便是提出不切實際

不合作運動犧牲民生

立法會議員 譚耀宗

的要求，建議政府將有急切性的申請排先，例如將廚餘中心的撥款申請調在三堆一爐之前，這些說完等於沒說的所謂建議。

正如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所指，若回收中心的撥款申請未能及時通過，就會導致工程流標，而重新招標只會增加工程造價，以及推遲廚餘中心至2018年才可啓用，至於拖延三個堆填區的擴建工程，亦會令造價大幅上漲，而據悉，廚餘回收中心及三堆一爐的所有造價已由7月財委會休會時的292億元，上漲至今天的305億元，即市民已額外承擔13億元的造價成本。可見，無論如何對調撥款申請，所有民生項目都面對同樣的問題，就是因反對派的拉布惡行，令到工程成本上漲，項目落實遙遙無期，興建廚餘回收中心如是，擴建堆填區亦然。

反對派透過中止待續等拉布手段，務求每個撥款申請都要多花議會一、兩個小時的討論，藉此阻止撥款通過，拖垮政府施政的行為，實在是「拖得一時，唔拖得一世」，任何民生項目的撥款申請，批與不批都要有個了結，因為每位市民都在看着立法會議員如何監察政府推行各項民生工作。

因此，反對派應當盡快結束這場「為反對而反對」的不合作運動，還市民一個可以正確代表他們利益的理性議員，還社會一個能夠正當討論民生事務的立法會。

微評

高尚口號是流氓行為的外衣

佔道設障，躺在路中，打牌燒烤，這叫和平；造成各行業數以億計虧損，然後說聲對不起，這叫有禮貌；人少就鼓動全民，勢風就說只代表自己，這叫謙虛；明明是虧損苦主跪地哀求他們讓出道路，他們說人家非禮，這叫弱勢和單純；挾持市民利益，漫天開價，出爾反爾，這叫釋出善意。高尚口號是流氓行為的外衣。

參政議政

支持警方 尊重法治

新社聯副理事長 暨 西貢區議員 陳博智

佔中啓動以來，多條港九主要幹道被佔領，多條巴士線或電車服務被迫暫停或改道，多所中小學和幼稚園被迫停課，多個行業受到嚴重打擊，不少中小企表示生意大受影響，近日，更有傷者因交通路線改道，而延誤送院，傷者最終死亡的個案。毫無疑問，佔中對市民的生活和經濟影響是實質的，而社會撕裂的代價，以及多國發出旅遊警告而對香港國際形象的打擊，更是無法簡單量化的。難怪中央政府當時不放心在香港舉辦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了，在佔中爆發前，誰預料到佔中引致的代價如此大呢？佔中發起人、反對派及小部分市民參加「飲宴」，卻需要全港市民一同「埋單」，公道嗎？

在過去幾星期，反對派一直強調示威者的集會是和平的，但該集會是否合法呢？示威者以為自己擁有和平表達意見的權利，但他們有違法的特權嗎？另一方面，本港大多數沒有參與「佔中」的市民，又有沒有要求其生活和工作不受影響、社會恢復秩序的權利？

示威者把法治當成工具擺弄

反對派一直大打悲情牌，聲稱其要求十分卑微，只是希望和平地表達意見，反對警方清場。可是，政府和警方根本無意打壓示威者的言論自由，政府只是希望示威者退出馬路，返回公園示威，不要讓交通受到示威影響，保障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難道這樣的要求又很過分嗎？反對派現在堵塞了多條馬路，要求與政府對話，同時多次威嚇警方不要清場，否則會考慮擱置對話。然而，警方身為執法者，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市民生活，難道不是天經地義嗎？擾亂社會秩序的一方，竟恐嚇執法者不要恢復社會秩序，否則擱置對話，實在太荒謬了！

絕大多數港人均珍視法治，認同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佔中示威者以癱瘓道路，擾亂社會秩序的方式來表達意見，無疑是對法治的踐踏。不過，示威者真的不重視法治嗎？當有示威者懷疑被個別警務人員私下毆打時，反對派又會要求警方徹查事件，甚至表示將控告涉事警員，這又是否對法治的依賴？反對派一時踐踏法治，一時以法治保障自己，把法治當成工具，隨意擺弄，完全是一種投機主義的表現。

事實上，佔中影響了社會各行各業，激起強烈民憤，連日來也有不少反佔中的市民前往示威區批評佔中人士，如非警方盡力維持秩序，面對激進的反佔中示威者時，甚至會反過來保護佔中人士的安全，恐怕更暴力的群眾衝突難以避免。法治是對社會和所有示威人士的總體保障，警方則是法治的最前線捍衛者，香港不能一天沒有警察，向盡忠職守的警察們致敬！

名家指點



多年來，我一直強調，中國的「房地產化」經濟，只要出現周期性調整，社會經濟生活中所隱藏的各種問題與矛盾都會暴露出來，並對整個中國經濟生活帶來巨大的衝擊與影響。可以看到，今年以來的內地房地產市場的周期性調整，房地產市場的低迷，不僅給整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帶來極大的拖累，增加了整體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也讓內地銀行體系的風險暴露了出來。可以看到，無論是CPI回落到「1」的水平，還是PPI持續31個月的負增長；無論是經濟增加值持續下滑，還是GDP增長率越來越低，基本上都是與房地產市場調整與低迷有關。而且房地產市場的低迷似乎已經超出了政府的預期，這迫使一向對房地產市場不發表言論的新一屆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內地樓市。

央行如此強度的救市

這次政府救樓市採取了全面出擊的方式。先是地方政府全面放開以往的限購限貸政策，後有央行在房地產金融政策上的重大調整，再有住房公積金政策的放開及可能住房稅的優惠。當然這些救市政策的重心是央行的房貸新政。央行救市政策的核心就是要求首套住房按揭貸

款的利率下限規定到7折，及還清或沒有銀行貸款的住房持有者購買住房可以享受首套按揭貸款優惠。可見，央行房貸新政遠超出預期，其強力與力度都是十分大的。不過，央行如此強度的救市政策要扭轉內地房地產市場的頹勢並非易事，也難阻內地樓市的周期性調整。因為，這次央行救樓市有可能在短期內對部分城市住房市場的成交量有一定刺激作用，或出現短期的回光反照現象，但對整個內地房地產市場中長期來說，即房地產市場的周期性調整、房地產投資繼續下滑的趨勢是不會停止的。由此，政府通過房地產救市想緩解國內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同樣很難減弱。

房地產投資下滑趨勢難止

首先，今年以來的國內房地產市場周期性調整與以往任何一次有很大不同，即當前內地房地產市場的供給與需求的基本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可以看到，2011年以前中國住房市場基本上都是結構性短缺，而目前內地的住房市場是出現了全面的住房供給過剩。2008年8月全國房地產開發

各界權益均衡原則不容撼動

殷翔

商報快評

政府破天荒與學聯公開對話，顯現希望和平結束佔中的誠意。可惜為黑金組織幕後操縱的學聯表現不堪，對話前已提出違法的撤離前提，如港府必須公布實行「公民提名」的時間表等。公民提名明顯破壞本港「各界均衡參與」的政制原則，公然違反基本法的法定選舉程序。若接納勢令現有社會運行模式遭受劇烈衝擊，百萬市民生計受損，實無絲毫妥協餘地。學聯此舉等同封殺和平撤離的可能性，令學生和全港市民失望。

學聯主張破壞政制基礎

學聯組織學生違法霸佔公眾道路，形同脅持公眾權益勒索政府，以年求少數政治利益的鄉匪，本無任何談判的資格。港府不將違法佔中組織者拘捕法辦、以還受影響市民一個公道，反而和學聯公開對話、協商，顯然是對學生保持高度寬容，希望和平解決佔中，早日解除佔中對公眾利益的長期損害。若學聯珍惜此次機會，誠心為民真心溝通，令學生安全退出違法佔中，未始不是好事。可惜學聯領導層明顯被一些陰惡人士幕後控制，毫無和平解決事件的意圖，已喪失對參與佔中學生的代表性。

各界權益均衡，是本港根本社會運轉基礎。基於這個公平、公正的政制機制，社會各界得以齊心協力，締造本港數十年的穩定繁榮。基本法對本港選舉機制的規定，正是確保「各界權益均衡」的政制原則得以落實的法定措施。學聯提出的撤中前提，包括要求實行公民提名、民選提委會、廢除功能組別等，稱即使現在不落實，亦須提出可行方

熱門話題

從過來人看「佔中」事件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文滿林

上世紀六十年代即1967年，筆者正值18歲。香港發生「五月風暴」，6、7月間正在尖沙咀星先行地盤當三行泥水工作，其間時不時從樓上望下去之巴士總站發生警察與示威者的衝突場面。大抵是年輕氣盛罷，之後，筆者便參加這場歷時一年多的「反英抗暴鬥爭」的行列中。參加過多次的遊行示威，目睹過多次激烈的防暴隊用多種不同的手法、手段來驅逐示威者，拘捕示威者，甚至用異常粗暴武力毆打示威者。看到不少與筆者一同參與示威的朋友被拉，不經審訊而送入赤柱監獄。在「風暴」進入最嚴峻階段，港英當局不得不實施宵禁。失控局勢才逐漸得到改善及平伏。及後幾年香港社會秩序和經濟才慢慢開始復蘇，就業得到改善，市民信心重新恢復起來。

香港警方容忍度高

從「五月風暴」事件看今次發生的「佔中」事件，有幾種不同和相似之處，包括示威者的心態，動亂場面及警方的處理手法，事件對社會的衝擊。平心而論，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生的「五月風暴」，站在愛國立場而言稱之是反英抗暴鬥爭，而站在港英政府而言，乃是一場動亂。起因是由人造花廠工人與資方發生勞資糾紛，最後政府出動警察介入而惡化。

而今次「佔中」事件，說是為爭取「真普選」而發起佔領中環行動，進行堵塞港島主要交通道路，癱瘓整個香港，顯然與上世紀的「反英抗暴鬥爭」的性質完全不同，因事件而受到的影響程度也不同，而警方執法的手法也不同。回顧六十年代的那場「五月風暴」，其受到的影響，充其量只在事發的一些街道地方，警方與示威者對陣，一見有示

案及時間表，以解決政制爭議，否則佔領行動會繼續下去。當中民選提委會純屬混清視聽，提委會本來就由各界選民公平、公正推選出來的代表組成，因此提委會才具有最廣泛性的代表性。而類似原始社會主義民主形式的「公民提名、廢除功能組別」等，則明顯違背「各界權益均衡」的政制原則。若貿然實施，權益必然向人數較多的界別大幅傾斜，令現行成熟的商業都市運行模式難以為繼。

反中亂港人士是罪魁

破壞政制基礎，經濟基礎亦將轟然倒塌。商業環境受衝擊，失業率和貧窮率均將直線上升，最終損失最嚴重的，是數百萬基層市民。學聯的撤中前提，不僅公然違法，而且毫無可實施性。不僅現在，在可見的相當長遠的未來，「各界權益均衡」都是本港不可撼動的法定政制原則，否則後果極為嚴重。

佔中的幕後核心，是一些海外黑金支持、明確以反對中央政府為宗旨的偏激政黨。他們利用被誤導的學生和市民發起佔中，強推原始社會主義「人人均權」形式的公民提名，並非意圖在本港趕走人數只佔少數的工商階層、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是為了爭取特首選舉出線權，擴大奪取本港政權的可能性。因為採納「公民提名」制度，將大大增加少數



佔領人士將馬路變成垃圾場。

參與「佔中」示威，每人每次可收500至1000元「津貼」。從金錢誘惑平民參與「佔中」行動。這跟六十年代「五月風暴」的示威人士不同，他們只是出於不平 and 氣憤去示威抗議。沒有分毫可領，他們也不會受金錢利誘而去示威。

「佔中」事件滲進外國勢力操控，去參與示威的人因受金錢利誘而去「佔中佔旺」，形勢異常複雜，而且山頭林立，誰去跟政府談判和解及取消行動等等都不是「佔中」一兩個代表所能「擺平」的，這已經到了失控局面。故對談判不寄予多大希望，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清場，長痛不如短痛。

有人認為用清場行動來解決此次「佔中」事件是不智之選，且為日後帶來許多不明因素，只能解決眼前困局的權宜之策云云。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正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樣，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得來？惟有用清場行動。用清場處理示威動亂是許多西方國家常見的做法，尤其像今次「佔中佔旺」的亂象失控，阻塞港九多條主要交通要道，乃是全世界罕見的，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現今世界為什麼會有水炮、催淚彈、胡椒噴霧、警棍、手銬甚至國民警衛軍，騎警等名稱，就是用來驅逐解決動亂違法行為恢復社會秩序的不可或缺的機器。若無頭這些都能解決有關事件，那就沒有這些名稱了。

依法清場長痛不如短痛

今次「佔中」事件與上世紀六十年代「五月風暴」之性質和立場截然不同。「五月風暴」事件仍然是香港勞工階層因受不合理的剝削壓迫而奮起反抗。然而今次「佔中」事件，從近日引爆出來的證據和消息報道所見，全由外國勢力主要是美英日等在背後操控主使，包括組織、策劃和大量資金「打氣」，據有消息透露，美國為這次發起的「佔中」事件注資達一億多元給反對派及「佔中」人士。據筆者的一些公司同事說，他們居住的屋邨就有人叫他們的家屬妻兒去

央行救市難阻內地樓市調整

易憲容

商手中尚等待出售的住房大約在110萬套左右，2012年中大約在240萬套左右，但是目前大約有370萬套。也就是說，由於2010年以來大規模的房地產投資擴張，住房市場供求關係發生了逆轉，住房市場由結構性短缺轉化為供給過剩，再加上未來一兩還有大量的新增住房供給要上市，整體上說，內地住房市場已經出現嚴重的供給過剩。這就是為何央行救市政策的重點放在「去庫存化」的關鍵所在。但實際上，這些救市政策要化解當前國內樓市嚴重過剩的住房供給問題並非易事。

其次，這次央行房貸新政對早些時候沒有實施任何限購的中小城市或絕大多數三四線城市來說沒有多少影響。因為，一是這些城市本來就沒有實行所謂的限購政策，所以放開限購對這些城市根本就沒有影響；二是對於這些城市，城市居民的基本居住條件在上個世紀80至90年代就已經解決，如果這些城市的住房沒有投資價值，要想用什麼優惠條件誘使這些城市的居民進入市場並非容易的事情。三是早幾年在房地產投資大潮中，這些城市的住房供給更是比限購城市增長為快，因此，這些城市

住房供給過剩的嚴重性比其他城市更高。而且這些城市的住房供給總量遠大於以前限購的城市。四是這些城市的住房開發商不僅規模小，而且融資成本高，如果住房銷售不流暢，隨時都有資金鏈斷裂的風險。如果這些城市如溫州、鄂爾多斯那樣也出現住房市場崩盤，它很快就會向全國蔓延，並全面影響國內住房市場的預期。既然央行的房貸新政對這些城市的住房市場作用有限，這也決定央行救市政策的效果有限。

購房者心態趨謹慎

再次，對央行房貸新政有一定影響的是房價過高、早幾年限購政策緊的城市。但是，房貸新政後進入這些城市的購買住房者基本上是已經有住房但沒有欠銀行貸款的有房者，或住房投機投資者。對於這些住房購買者來說，由於他們是可買可不買，買了之後是為了更高的價格賣出，因此，他們是否進入市場，取決於金融市場條件及預期。就房貸新政來說，解決了這些住房投資者信貸的可獲性問題，即可從銀行獲得貸款購買住房，但是融資成本及融資積

桿率問題沒有解決（即利率沒有多少優惠，槓桿率不高）。而後兩個方面是影響投資者預期收益最為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說，如果投資者進入住房市場的融資成本高及槓桿低，這會嚴重影響投資者的未來收益水平。再加上這些城市的房價已經處於嚴重的高位（比如北京的房價收入比已經達30，為世界之最）。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會考慮利用房貸新政進入後是否有人來接盤。

還有，儘管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經歷過像樣的房地產市場周期性調整，但是美國、日本、歐洲各國以及香港、台灣地區房地產泡沫破滅之經驗應該是知道的，住房投資者可能會進入住房市場，但是會十分謹慎。也就是說，即使房貸新政對這些城市有一定的作用，但這些作用也是短期的局部的，住房投資者不可能同2008年那樣湧入住房市場。可見，央行的救市政策同樣不可能化解這些城市的嚴重過剩的住房供給，房地產市場的周期性調整仍然還會進行。

總之，無論是從全國住房總體上嚴重過剩，還是央行房貸新政對三四線城市影響不大及限購城市投資者心態來看，這次央行房貸新政難以阻止當前內地住房市場的周期性調整，難以扭轉內地住房市場整個下行的趨勢。這種趨勢不僅會繼續增加國內經濟總體增長帶來的壓力，也可能引發國內不少地方住房市場的泡沫陸續提早破滅。對此，市場有所準備嗎？